

秋树冬草

杨晓红

潜水走过潜山县城段，又叫西河，西河是潜水那美丽的腰身。河水的漫长，并不影响她以这么优雅风情的步伐，进入县城居民的生活。

西河有荒山野水的天宽地阔，但又没有了无人迹的寂寞。从西河大桥头下去，沿着河坝逆水往上或者顺水向下，都有开阔的视野。春有桃李杏，夏有柳荻竹。不管是自然生长，还是岸坝斫治后人工植养，一样四季繁复。春给你葱茏饱满的感觉，秋给你苍黄悠远的意境。最打眼的是河滩边的芦苇和巴茅。芦苇有集中的阵势，给西河一种动荡漂泊感。但巴茅东一丛、西一片，很潦草，很散漫，它们一丛丛高过头顶。即使长在河坝水泥石缝里，也格外张扬霸气。它们俯视着河水，让你不可小觑它们的存在。在草木面前，河水甘居于下，甘居于配角。而其实，草木也都只是配角。

配角的戏份往往最多。春夏时的树木们基本就一个姿态。都是一身永不褪色的绿衣，一派丽日清风，雨水婆娑。但当叶落枝横，萧瑟满天的时候，它们就凸显了各自的风骨和气韵。我尤其喜欢看秋冬的树，它们一棵树就有一种站立的样子，傲立于风中，或伟岸，或疏朗，或桀骜，或沧桑，或婷秀。那一棵枝叶满密的红枫，也就三四米高，极夺人眼球。那不是一般的红，红得令人心颤，稍远望去，像一团火，似万千火热在它胸廓中耀动幻变，仿佛燃化了生命的真元。一阵风来，忽然就有了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之豪迈苍凉。枫树如此热烈的生息终将于哪一刻归安？草木的生命往往是短暂的，令人疼惜。但世间没有不朽，所有的来去都是可以理解的。没有老去的苍凉就没有盛开的鲜活，正因为生命如此，才使我们懂得世间这般美好而短暂，懂得珍惜。

潜河像植物演变的道场。太阳微笑着，看着它的亲人、草木们，给我演示生命象征的端倪。

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……”山映斜阳天接水，深秋，以至入冬了，西河的芦苇、巴茅顶着一头头白发，脚踩沙滩，迎着风的方向，静静肃立。若你没有看出它们的落败和寂寥，就能发现它们在等待，等一阵风，或一场雪。仿佛号角一响，就要摇橹起航，向那凛冽深寒浩荡而去。不禁想，去年的荒草，都去了哪里？只有季节的手，才能调控草木的来路和归期。有根，就有归来的方向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芦苇是我们的榜样。人，出生在一片泥土之上，不管是故园万里，还是原地生长，只要用根抓紧土地，身后，就有那岁月之河，冉冉流淌。

秋末冬初，风用刀子说话。西河边有些植物却不怕刀子。花圃中天竺细小的枝柯还劲抖抖地扛着紫褐的叶片，枝叶中结果，大小如豌豆，一串红过一串。小小的木本结出这么多果子，还这么坚硬。一查，天竺子，又名南天竺，秋天结子，美胜红豆。因此在民间有喜庆、多子多福的象征意。我贪心，折一把带回家，插于小瓶里看，却觉得完全没有了生生灼人的热烈气象。正好似那不期而遇的艳遇，若认真了，靠近了，就发现不是个好把玩的尤物。谁说秋后的西河只有枝横萧瑟，走在这深秋的岸边，你不仅会爱上它坦荡的骨感，更有许多惊喜。那些意味，总在秋后，水边，花前，让你迷惑，去猜，去品。

如果要我在西河上选一样最喜欢的东西，不是花木，也不是水，而是草，准确说是草地。密实、谦卑，让黄土披绿，让斜坡稳妥。无需修饰，却又修饰了一切。如果乘着航拍的镜头走，那斜斜的大坝上最好看，最好用笔描画的是草，它们像五彩春衣的绿边，亲和，又廉价。时值冬至后，西河滩，水瘦，风不寒。草地毛毛的，给人踏实温暖的感觉。下午的太阳也钻进毛毛的云，散发出毛毛的暖气，像妈妈的短大衣，搀扶她的胳膊，就有些暖从手臂传过来。妈妈是很少来西河的，对于已经八十二岁且有脑梗后遗症的老人来说，四五里路有些远，我只能偶尔在日光晴暖的周末下午，用车子载着她来走走。母亲从来没说不想来，但我知道，有女儿陪着，哪儿都行。

有谁说过，“阳光温柔，还需要你懂，生活可爱，也需要你宠。”西河总有那种需要你爱，又需要你懂的景致。“愿万物安祥，无病无灾。”此刻的西河，正在散发着这样的信息。

鄂伦春人的骨针筋线

王贵宏



曾经的鄂伦春人，住在深山里，过着透风漏雨被寒冷侵袭的日子。在未开始与外界用猎物交换生活用品时，他们通常是用骨针筋线缝补岁月。

鄂伦春人制作骨针选用的骨头是孢子的小腿骨。这种骨头骨质密度高，特别坚硬。一般是先将骨头削成一头尖细的骨棒，然后用猎刀一点点刮细。最早时他们制作的骨针和木针没有针眼，只在骨针上刻一线槽，缝皮衣时先将骨针穿透皮毛，再把兽筋做成的线从线槽上引过去，之后把针和线一

起拽过。这种针使用时笨拙费劲，慢慢地被他们淘汰，这才发明了用针眼引线的快捷方法。后来，鄂伦春的妇女们换到了钢针，可以得心应手地制作皮袍、皮裤、皮靴等，但仍使用骨针缝制较厚较硬的兽皮和桦皮物品。

线的原料有两种，一种来自狗或鹿的筋。先要把一根根筋晾干，然后再用木锤砸出纤维，把两股搓合成线。这种筋线缝制皮衣非常结实，即使皮衣被刮破磨烂，缝的地方也不会开线。再一种是鬃毛线，通常用马或大型动物的鬃毛来做，有时为了美观，他们会把多种颜色的鬃毛合在一起搓成线。这种鬃毛线也有特点，用它缝纫的桦皮柳苇等，遇水也不会泛烂。

用兽皮缝制衣物，首先要熟化兽皮，不然兽皮板结发硬，极难缝制。鄂伦春妇女，凭着最原始的工具和方式，将兽皮鞣制得十分柔软洁白，而且绝对不损伤皮毛。他们熟孢子、猢狲等中小皮张的方法，是先把皮子晒干，将煮熟的狗肝捣烂，涂抹在皮板上，再喷一些水，有的摊一层朽木屑，包好闷几天，使皮板变软。熟皮子时，人坐在地上，用双脚夹住皮子的一角，先用“克得热”（约2尺长的弧形带锯齿刮具）反复刮揉，待皮膜和污垢暴起，再用“毛乌旦”（一种弧形钝刀刮刀）刮掉，就这样反复揉刮，直至皮板柔软且富有弹性为止。然后，几个人围成一圈，将柔软的皮张撑开置于文火上方，一边用文火烤，一边用均力拉伸，皮张就变得很平展，适于剪裁和缝制。

鄂伦春妇女根据不同季节缝制皮装，皮袍不仅具有保暖和防雨作用，又是极好的狩猎伪装。下山定居以后，转产的鄂伦春人逐渐改为穿着布袍，骨针筋线缝岁月的时代也宣告结束。

入味

郭华悦

一道美食，要做得成功，入味多半是少不了的。

要入味，就得先敞开自己。鱼是鱼，肉是肉，丝毫不动，滴水不进。调料再多，也是枉然。没有开几道口子，味道怎么入得了？划口子，将调料抹上去，还等耐心等着，等味道进入食材的内层，吸收，融合，才能做出一道好菜。

一个人，要活得精彩，过得舒心，也得学会入味。

要入味，先得摊开自己。有的人，过得痛苦纠结，把自己活成了拧巴的状态。外头的世界，人心险恶。于是，将自己拧成了一团，围得固若金汤。外头的种种滋味，都无法渗透进来。这样的日子，过得孤单且拧巴，岂不是意料中的事儿？

敞开自己，得学会放松，让自己柔软。冰冻的食材，若没有解冻，再怎么入味，也是枉然。一个人，先得让自己的心，柔软起来，热乎乎地去贴近生活。不尽信而保有防人之心，但心中依旧有希望与憧憬，这种有热度的生活态度，才能让外界的各种滋味浸入，进入自己的心中。

要入味，还得学会主次。

谁入谁的味儿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划几道口子，吸收外来的味道，这是以己为主的人味。吸收外界之味，为己所用。大千世界种种滋味，尽为我有，却又不失本色。这样的人味，才能让自身更精彩。

也有一种入味，颠倒了主次，反倒成全了对方。在肉上划几道口子，那是吸收他味为己用。可若是将肉剁碎绞碎，混入他种食材之中，那便是入了对方的味。

一个人，见风使舵，人云亦云。别人怎么说、怎么做，自己看着精彩，于是亦步亦趋，有样学样。将自己彻彻底底敞开，不留一点本心。结果，将自己入了别人的味，失去了自我，成全了别人的精彩。

要入味，分寸的把握也少不了。

口子切得大或小，味道得浸透几分，才能添味却又不至于喧宾夺主，这都是值得好好琢磨的。一个人，要让生活的滋味渗透进来，同样得把握好火候与分寸。

就像有的人，总觉得人生要精彩，就得样样都尝试。在别人身上，看着挺精彩的事儿，自己也有样学样。把自己敞开，不管适不适合，来者不拒。于自己而言，日子变得像走马观花，样样都试，却样样都不上心。生活里，充斥了太多不适合自己的味道，于是喧宾夺主，自己的人生也彻底变了味。

两个人的相处，也是一种入味。

好的相处，正如成功的人味，首先得放松自己，敞开自己。没有敞开，不满的情绪就会日复一日在心中积蓄。小问题，酿成了大冲突，于是各走各路，或者形同陌路。先得敞开心扉，但又保有自我，于是，两人互取长短，才能皆大欢喜。

食材入味，成就佳肴；人生入味，方得精彩。